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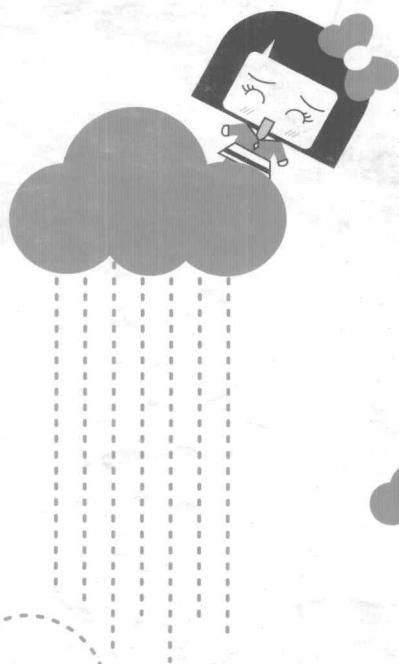
安思源·著

这是一个关于失恋、宿醉、闪婚的故事，
但它其实是一个关于腐女、帅哥、猫和娘家的故事，
作者邪恶而YD，嘿嘿。

婚前婚后

INTROD BEFORE MARRIAGE AFTER MARRIAGE

 珠海出版社



婚前婚后

AFTER MARRIAGE

安思源·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昏前婚后/安思源著. —珠海: 珠海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453-0196-0

I. 昏… II. 安…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041649号

昏前婚后

作者: 安思源

选题策划: 阅读时代·张悦

责任编辑: 姜 蓓

监 制: 张 悦

美术编辑: 孙丽平

装帧设计: 第7印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珠海出版社

地 址: 珠海市香洲银桦路566号报业大厦3楼

电 话: 2639330 邮政编码: 519001

网 址: www.zhcbbs.net

E-mail: zhcbbs@zhcbbs.net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和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 字数: 280千字

版 次: 2009年4月第1版

2009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53-0196-0

定 价: 25.00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由承印厂负责调换



目录

Contents

第一章	两年，逾期不候	001
第二章	婚前昏后	015
第三章	真的被包养？！	029
第四章	夫妻双双把家还	041
第五章	小鹿，他不配	053
第六章	我们……夫妻之实吧	068
第七章	舍不得贞操	083
第八章	都是鹿鞭惹的祸	099
第九章	情敌面对面	115
第十章	神奇老太太	128





目录

Contents

第十一章	巴黎阿姨vs神奇老太太	145
第十二章	难忘的生日礼物	162
第十三章	我们这一家	177
第十四章	昨天的故事还在上演	192
第十五章	我把老公弄丢了	204
第十六章	屋漏偏逢连夜雨	220
第十七章	婚姻到底是什么	232
第十八章	亲家大会面	249
尾 声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	267
	给小歪的后序 ——梦三生	269
	附录:有爱的攻受关系图	



第一章

两年，逾期不候

“辰川，你要去国外多久？”

“两年而已，很快的，你真的不跟我一起去吗？”

“不去了。中国的月亮比较圆，中国的东西比较好吃，中国的人比较有爱。”

“……那你等我，两年后，我回来娶你。”

“沈辰川，你不准爱上说‘法克油’的女人！”

“不会的，我比较爱听女人说‘他妈的’……”

“他妈的！就冲你这句话，老娘等你！别说两年了，王宝钏第二我也做！”

那个时候沈辰川大学刚毕业，程小鹿大二。

他们跟很多毕业就等于失恋的情侣一样，远隔重洋，从此断了联系……

两年，七百三十个昼夜，沈辰川没有回来。

两年半，九百一十二个昼夜，很快，快到让程小鹿措手不及，他回来了。

这一天，是周末，小鹿懒洋洋地抱着笔记本电脑窝在沙发上，表情专注地研究着电脑屏幕上的那些照片，四周，是散乱了



一地的创意方案。还在学校里的時候，她就曾听前辈们说过，女孩子不适合做广告创意，那是个没有休息的工作。

工作了那么久，她总算是了解这种说法背后的艰辛了。

“邱生，为什么你拍的照片总是那么漂亮呀？”打了个哈欠，她抬起头，问道。黑溜溜的眼珠在屋子里环视了一圈，才发现客厅里空空如也，没有邱生的身影。

愣了半晌，忽然有件外套从她身后飞了过来，准确无误地落在沙发上。

“穿上。”随之而来是冷冷的命令声。

小鹿微微转过身，看见了倚在厨房门口的邱生，棱角分明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漂亮的唇线紧抿着，眼眸微眯散发出诱惑的色彩，手里还握着一只咖啡杯，白瓷的杯子配上他修长的手指，格外搭调。

“为什么呀，我不冷啊。”小鹿回过神，打量了下那件属于他的外套，抱怨道。

“穿、上。”他一字一顿地重复。

小鹿感觉到了危险的气息，立刻乖顺地穿上衣服。认识这个男人是因为工作，快半年了，已经熟悉了他的个性，沉默不多话，总是冷冷的，仿佛对什么事都不上心。但凡当他把一句话重复第三遍的时候，后果就严重了，绝对称得上是很难相处的人。小鹿一直觉得大概艺术家都是这种怪脾气的，毕竟摄影师也勉强算是艺术家的一种吧。

四月初的天，依旧微凉，看小鹿听话地穿上衣服后，邱生才露出一丝满意的神情：“我饿了，去煮饭。”

“喂！我只是你工作上的搭档，又不是你的奴隶，你也太非凡了吧，饿了关我什么事？”

“你觉得我如果饿死了，你一个人能完成这些工作？”邱生顺势在沙发上坐下，双腿交叠，抿了口咖啡，一声冷笑，伴随着一句漫不经心的话。

“……”认命了，小鹿气呼呼地把电脑往旁边一搁，边瞪他，边往厨房走。偏偏有人还很得寸进尺：“等下记得帮我的猫洗澡。”

“我是不是上辈子欠了你的？是不是啊？”是可忍孰不可忍，小鹿怒吼了。

“我怎么知道。”邱生却淡定依旧，径自拿起小鹿的电脑，研究起那些平面广

告照片。

很好！他不知道，小鹿知道！

不就是应了那句“一子错满盘皆输”吗？

一切的一切，罪魁祸首就是一副让小鹿掏空所有积蓄买来的高倍望远镜。她就应该跟邱生保持距离，定格在那种路上遇见也不会打招呼的状态。好奇心会杀死猫啊，想当初她不过是意外得知邱生就住在她家对面，并且还是和他们工作室的化妆师古旭尧一块儿住的。

所以，身为一个初级“腐女”的小鹿，自然就精神亢奋地用那个高倍望远镜对他们进行了全面监控，盼望着盼望着有一天可以见到两个美男“出入平安”的画面。

结果希望破灭了，那两个男人原来还真是单纯友谊，一点儿都没有可看性。

接下来小鹿的下场就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某一天，邱生带着一只叫做“奶牛”的猫，堂而皇之地走进她的家，她才想起——

这个世界有一种技术叫反监控！

“女人，两年半了吧？”

这边小鹿正在回忆痛苦的往事，厨房外飘来了邱生的调侃声。

闻言，小鹿的动作一僵，房间里顿时安静了，只听到炉灶上水在沸腾的声音。

“不是说两年，逾期不候吗？”

“关、关你什么事啊？我喜欢等，我爱等，不行啊？”小鹿重重地把锅盖掀开，摔到一旁，撅着嘴，固执地喊道。

厨房外静了很久，突然邱生略显暴躁的声音又传来了：“死出来。”

“……是你说肚子饿的呀。”这个男人要不要那么多变啊？

“饿过头了，不饿了，死出来工作。”

“可……可是我饿了呀，那些东西我修改了一上午耶，就不能休息一下吗？”

她真怀疑他们公司是不是有给邱生发工资，特意派他来监督她工作的，就连双休日都不放过，还喜怒无常的。



“不能。”

“为什么呀？就休息一下下啊。”

“我不喜欢我的搭档在工作时想男人。”

“……”他妈的，她想男人怎么了，碍着他什么事了，又不是在想他，想自己男人也犯罪啊！这世道也太非凡了吧，工作搭档难道还要禁锢人家的思想？那她是不是连吃喝拉撒都要打报告呀？

抱怨归抱怨，小鹿还是很争气地乖乖关了天然气，跑了出去，还没来得及坐下，门铃响了。基于以前每次跟他一起赶项目的经验，小鹿畏首畏尾地看了邱生一眼，怯生生地囁嚅：“我可以去开门么？”

“你可以去开窗跳楼。”他似笑非笑地眯眼看她。

小鹿埋怨地瞪着他，有气又不敢发泄，门铃声还在持续。

觉得这种僵持很没意义的邱生自顾自地站起身，跑去开门了。

就在门打开的瞬间，小鹿两年半的等待也就此画上了句点。

看着门外的陌生男人，邱生身体一偏，转身看小鹿。她不经意地抬头，整个人也随之僵硬，张着嘴，眼眸熠熠生辉。

“沈辰川……”她喃喃自语，生怕这只是一场梦，不敢有太大的动作。

以为是等不到了，长此以往，她就快要放弃了，那个男人却回来了。

“沈辰川？”听到小鹿的呓语后，邱生重新打量起眼前的这个男人。打理整齐的发型，嘴角含着一丝温煦笑意，长相很斯文干净，修身的西装，透着儒雅的气质，从上到下，完全就是个意气风发的男人。

很快，他的目光就移开了，落在了沈辰川身旁的女人身上。

出于男人的直觉，邱生下意识地遮挡住了小鹿的视线，让她没能看见那个女人。他能感觉到，以这种姿态出现的沈辰川不会是为了当初许给小鹿的承诺而来的，之后的戏码也不会是一对情侣的久别重逢、拥抱缠绵。

“你是？”

没等小鹿再次开口，沈辰川皱眉看向邱生，询问道。

“……”朋友。这两个字就卡在小鹿的喉间，差一点就脱口而出，可是随着她站起身，目光触及沈辰川身旁和他正十指交扣的女人时，她哑口无言了。

四个人，两男两女，纠结不清的关系，面面相觑，场面霎时僵住。

“小鹿！我快想死你了！”率先打破沉默的是那个女人。推开沈辰川后，她猛地就冲了过来，抱着小鹿，笑得很灿烂。

“……你是想要我快死吧？”小鹿表情呆滞，目光定定地锁着沈辰川，脑中不断回忆着几秒钟前见到的那一幕，那两个手牵手的人，宛如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却是她最好的朋友和她等了两年半的男人。

客厅里很安静，邱生惬意地坐在一旁，事不关己地继续埋首工作。

另一边，沙发上，关系奇怪的三个人面对面坐着。小鹿的眼神始终落在沈辰川的手上，那双搂着其他女人的手。

那个女人，叫阮灵，是和小鹿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亲如一家人。一年前，因工作调动，也去了国外。这一年，她们始终保持着联系，可小鹿却从来不知道她跟沈辰川原来更有联系。

这注定是一出有惊却无喜的重逢戏码，序幕在沈辰川和阮灵若无其事的微笑中拉开，开场白是沈辰川的那一句：“我们是来给你送请帖的。”

接着，那一封请帖递到了小鹿面前。

刺目的红，偌大的“囍”字。

新郎：沈辰川。

新娘……阮灵……

小鹿像个傻子一样，死命地掐自己，盼望着这只是一场荒唐的梦，等梦醒了，沈辰川就回来了，回来实现他当年的承诺，娶她的承诺。

结果，痛到连眼泪都掉了下来，请帖还在，那两人还堂而皇之地坐在她家客厅沙发上，等着她的反应。已经形容不清这是一种怎样的心情了，小鹿只能启唇，艰涩地挤出无力的质问：“为什么？”

她想要得到很多解释，他们为什么会在一起？为什么直到结婚前夕才会知会她？又为什么承诺过话可以转身就忘？可结果阮灵只是笑着给出了一个轻描淡写的回答：“我怀孕了，所以他爸妈就希望我们能尽快把婚礼办掉。”

对于这样敷衍性的答案，小鹿不想理睬，她直勾勾地看着沈辰川，等着他开口。结果失望了，他始终低着头，脸色凝重，不发一言。

“恭喜。”



这句很大度的祝福出自一旁始终保持沉默的邱生，小鹿转头，忍着哽咽看他，这个总是欺负她压榨她的男人，这一刻让她觉得暖暖的，他的解围，至少让她找到了台阶往下走。

站起身，邱生走到小鹿身边，很自然地拉过她，搂进怀里，翻看了下那张请帖，挑眉，冲着沈辰川勾起一抹冷笑：“式样太俗，看来你的品味不怎么样。”

这一语双关的话让在场的人都陷入了尴尬，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在说那张请帖的式样，还是在说阮灵。

小鹿了解的邱生是那种即使把场面搞得冰冷冰冷，足以圈养一头北极熊，也总有办法自己救场的人。比如此刻，就在谁都不知道该如何接话的时候，他又一次开口了：“如果那天小鹿有空，会准时出席你们的婚礼，贺礼也一定会精心准备。不好意思，我们还有很多事要忙，就不送你们了。”

“不用客气，那我们先走了。”虽然不清楚这个男人的身份，但对方显然已经用男主人的身份下了逐客令，沈辰川也是知趣的人，起身含笑，有礼有节地告辞。

临走前，偏偏有人似乎觉得还不够。阮灵在关上门的瞬间，又补充了句：“小鹿，你会来吧？”

“……”来干吗？砸场？

“我希望能来，我们想要你的祝福。”

房门被关上的瞬间，阮灵最后的话也随之传入小鹿耳中，她瞠目结舌在沙发上傻坐着，眼神恨不得把房门射穿。眼眶里一直凝着泪，她偏执地不愿意让泪夺眶而出，就这样始终忍着，忍到快要崩溃的时候，依旧强颜欢笑：“你干吗看着我，干吗还搂着我啊？”

想起一旁还有邱生，又想起他的手还停留在她的肩上，小鹿别扭地耸肩，挥开他的手，强忍着泪傻笑，却掩不住声音中的颤抖。

邱生冷眉斜睨着她，默不做声。

“我靠！你说，那两个人是不是太他妈的非凡了？”她假装若无其事地破口大骂，伴着阵阵抽泣地干笑，“哈……笑死人了，哈哈，居、居然还让我去参加婚礼……”

“你哭出来可以吗？这样很丑。”邱生用一句话很不留情面地撕开了她的伪装。



“哭出来会好过一点吗？”小鹿已经忍不住了，颤抖着下颚，问。

“我怎么知道，我没被朋友背叛过，也没被人甩过。”

“哇……”这句很残忍很不含蓄的话，让小鹿放声大哭了起来，眼泪鼻涕一起往外流，“你到底……是、是不是人啊，不安慰我也就算了……还、还讲这种话……你很幸灾乐祸是不是？都是你不好，一直……一直说什么我再等下去，就等着……被他的孩子叫阿姨吧，现在你如愿了，一定很……很开心是不是？”

“呵，你觉得呢？”他反问，答案就刻在他的表情上，一览无遗。

那分明就是一道很明快的笑容，显示着他此刻心情好到非凡，在小鹿看来刺眼极了，自然也更刺激了她的泪腺。

小鹿哭了很久，哭到精疲力竭，仍然没有觉得好过些。再也哭不动了，她只好拉着邱生转移阵地，买了很多啤酒，窝在邱生的暗房里，不停地喝、不停地抱怨。

“喂，你知道吗？我原来好讨厌这个城市，空气差，物价高，人又市侩，跟我老家不能比。为了阮灵我才考这里的大学，为了沈辰川我才爱上这里……两年半，我坚持不搬家，就算房东把租金涨了又涨；我死都不换手机卡，就算手机掉了好几个，每次还非要把卡补回来，你知不知道补手机卡的手续好烦呀。唔……我好像还有好多坚持是为了他的，咦，怎么想不起来了呢……”

起先，邱生还很安静地做个称职的聆听者，但渐渐地，他按捺不住了，“你之前说不搬家是因为我住在对面。”

“呃……”小鹿摇头晃脑地打了个酒隔，“这种话你也信呀，真笨。”

笨？呵，还真是一语惊醒梦中人。邱生蹙起眉心，发现他的确不该笨到坐在这边看她撒泼。

想着，他毫不留情地推开小鹿，动作丝毫都没有怜香惜玉的成分。站起身，刚想要离开。有双白白嫩嫩肉乎乎的手忽然紧攥住他的裤腿，手的主人声情并茂、呼天抢地：“难道连你也不要我了吗？我已经很惨了呀，不是说人间处处有真情吗？你就这样丢下一个被友情和爱情同时遗弃的女人吗？你忍心吗？”

忍心，很忍心。

邱生用行动回答了她的提问。显然，对于小鹿那段很类似偶像剧对白的话，他没有丝毫动容。



眼看已经走到暗房门口了，就当他的手刚触上门把的时候，身后传来了小鹿难受的低哼，随之而来的还有一句颇有几分伤感的喃喃语：“我们去结婚吧，别爱了，太伤了。”

别爱了，太伤了。

这话如果是别人说的，邱生会无关痛痒地一笑而过。

可是，由一个平时傻乎乎、凡事都大而化之、每次笑起来还非要露牙龈的女人说出口时，反倒让人觉得心里有些许的痛感。

邱生停住脚步，转身，俯瞰很没有美感地醉倒在地上的小鹿，听着她一遍遍地重复着“沈辰川”这三个字。醒过神之后，他眯了眯眼眸，蹲下身，轻拍了下她的脸颊。

没反应。

最后，邱生索性把她从地上揪了起来，直接拖出了暗房。

“走，去结婚。”

4月5日，很特殊的日子，俗称清明节。

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这个日子是用来扫墓的，忌婚嫁。

通常这一天的民政局基本没有人会来登记结婚，当然也是会有例外的，行为极端的疯子总是存在，比如今天。

工作人员正转动着椅子，时不时地用手里的笔敲打桌面，用来打发无聊。

邱生和程小鹿就这样跌跌撞撞地闯了进去，勾肩搭背，走着蛇形的路线，小鹿还很豪爽地晃着手里的空酒瓶，一脸“干了它老娘就以身相许”的表情。排排坐的几个工作人员很默契地瞪大眼、张大嘴，朝着他们行注目礼。原则上来说，这种肢体形态的两个人开口的第一句话应该是“再来一瓶酒”……

不过“原则”这东西是很变幻莫测的。

小鹿用力地往椅子上坐，“砰”的一声把酒瓶丢到桌上，说的第一句话却是：“结婚！我要跟这男人结婚！”

“啊？”工作人员给出了错愕后的直觉反应。原来不是跑错地方的呀，她原本还打算告诉他们出门左拐有个火锅店不错，酒水免费。

“呃……结婚要些什么？”小鹿从包里掏出一堆证件，打了个酒隔，然后很费

力地翻找着。

工作人员低头扫了眼桌上的那堆证件，意兴阑珊地随手拨了拨。嗯，不错，她第一次看见有人带着这些来结婚，出生证明、独生子女证、团员证、红十字会会员证、某高级会所会员证……女人去会所找女人？！

“不好意思，那张会员证是我的。”邱生笑了笑，把会员证塞进了口袋里。

好销魂好致命的笑容啊，怎么就会陪这个疯女人来结婚呢？

“结婚到底要什么呢？”小鹿还若无其事地继续在证件里翻找。

“户口本、身份证，去那边复印，然后再去那边拍照片。不过我比较建议等你们酒醒了再来登记，不要明天又跑去隔壁离婚，增加我们的工作负担是很不厚道的。”工作人员很厌恶地瞪了她一眼，口吻很恶劣，还在妄想挽救那个一时鬼迷心窍的男人。

偏偏那个男人不领情，满不在乎地撇了撇嘴角，微醺的眼神里带着一丝无奈：

“不用了。她不想恋爱了，太受伤，还是早点结婚好。”

晨光初露，窗外的天已经亮了大半，厚实的窗帘挡住了光线，卧室里依旧是黑漆漆的一片，只有电脑屏幕散发出微弱的光亮，伴随着若有似无的鼠标敲击声，算得上静谧。

“早知道伤心总是难免的，在每一个梦醒时分，有些事情你现在不必问，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

一阵宛如怨妇索命般的幽幽浅唱突然响起。

让正专注于工作的邱生下意识地打了个颤，立刻朝着床的方向看去。

床上的女人动了动，双眼依旧紧闭，歌声从她翕张的唇间溢出，尤为诡异的画面。

“有些人你永远不必等，永远不必等，不必等……”

歌声还在继续，越唱越像嘶吼，让邱生实在很难分辨出她到底是在做梦还是醒着。

就当他想去一探究竟的时候，小鹿抱着枕头翻了个身，哼了些会，慢慢睁开了眼，茫然地看着不远处的邱生。

“哦，好痛……”宿醉的头痛感朝她的太阳穴袭来，小鹿来不及去细想昨天发



生了什么事，只记得喊痛。

“再睡会儿。”邱生拉回目光，继续工作。

小鹿不满地嘟起嘴，分明是应该让人觉得挺窝心的话，偏偏由他说出口就连一丝体贴的成分都不见了，活像是在嫌她烦，巴不得她继续睡，睡死最好，只要别打扰他工作就好。

工作？！

“惨了，方案，平面广告的修改图……完了完了！我今天得交啊。”一想到她那个顶头上司刻板的表情，一成不变的严肃口吻，小鹿就再也顾不上头痛了。

“你以为我在干吗？”邱生没好气地说道。

“我怎么知道你在干吗……”小鹿想当然地脱口而出，转念一想，愣住了，“等一下，你……你该不会是在帮我弄照片的修改意见吧？”

“看起来你今天心情不错。”邱生没有回答她，手上的动作依旧没停。对于小鹿睡一觉醒过来之后的反应，有点哭笑不得，不知道是该夸她敬业呢，还是该说她太没心没肺？

“……”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却把小鹿酒醉前的记忆逐渐唤醒了。

她有些迷惘地别过头，四处张望，至今都不知道昨天发生的事到底是不是真的，那些桥段，那些对白，怎么看都像是梦里的场景。阮灵是她最好的朋友呀，又怎么可能跟辰川结婚呢，更别提怀孕了……小鹿不断地在心底默默安慰自己，然而，这所有的安慰在她不小心瞥见了床头柜上那张艳红请帖后，全都白费了。

“原来都是真的。”即使再不愿接受，小鹿也否认不掉了。

“你能记起的，只有关于沈辰川的事吗？”总算，邱生暂时放下了工作，起身走到床边，凝视着小鹿。

“我宁愿记不起那些事。”小鹿抱着被子，垂眸，幽啜。

“喝醉之后的事呢？什么都不记得了？”邱生没理会她的伤春悲秋，咄咄逼人地追问。

“喝醉之后？”太阳穴的阵痛让小鹿忘不了自己喝过酒，还喝了个烂醉如泥，可是喝醉之后的事谁会记得啊，难道……她酒后乱性？想着，小鹿脸色煞白，迅速掀开被子，当看见自己没有一丝不挂后，稍稍松了口气。

但是很快她就发现，这口气松得太早了，有比酒后乱性更严重的事涌现在她脑



海中。

“我、我我……我们结婚了？！”

没错，酒醉之后的事的确很难记得，然而那么重大的事，纵然是小鹿想忘记，也太难了。她期待着一切只是自己的胡乱臆想，等着邱生摇头否认，甚至宁愿他像以前那样冷冷地耻笑她痴人说梦。

可惜的是，邱生却弯起嘴角，一抹微笑，轻轻点头，证明了这一切都是真的。

他们真的结婚了！

“怎么可能？！”小鹿不敢置信地大喊，“你还是不是人呐，居然乘人之危……”

她准备了一连串发泄愤怒的话，邱生却没给她机会说下去，“结婚是你提议的。”

“可、可是我喝醉了呀！”哪有正常人会把人家的醉话当真的？

“不是说酒后吐真言么？”

“什么呀，就算酒后吐真言，那也是因为我那时候把你当成了沈辰川啊……”

“我不管你当时到底把我当成谁，我们结婚了，这是事实。你放心，我对你没什么兴趣，不过是需要一场婚姻，如无意外，一年之后，你随时都可以离婚，我还你自由。”邱生眼眸一转，面无表情地堵住了小鹿的话，眉宇间透着微怒。

“有婚史了啊。”小鹿不明白，他怎么就能说得那么云淡风轻。

“你要什么补偿，我都可以给你。”

“补偿？”她忍不住扬起声音，有些尖锐，“你们男人到底把女人当什么啊，以为任何伤害都能轻易善后的吗？麻烦考虑下我的感受好不好？”

“你的感受需要我来考虑吗？”他禁不住冷笑，心里泛起了一丝苦涩，很淡很淡，淡到难以察觉，“不要把我当成迁怒的对象。两年半，你等的男人不是我。”

“……”虽然那字字句句都很刻薄，可是却说出了小鹿不愿意去面对的事。她颓唐地垮下双肩，无言以对。确实，她想要的是沈辰川可以考虑下她的感受，可以给她一个交代，两年半心心念念的那个人也是他。所有的一切，都与邱生无关。

“你再不起床会迟到。”再聊下去，他们会不欢而散，邱生适可而止地把话题拉开。

反而是小鹿无动于衷，依旧赖在床上，暗自思忖，他说得对，他们已经结婚



了，那是既定的事实，也是她率先提出这种莫名其妙要求的，既然已经改变不了，她只能试着去让一切变得稍微好些：“邱生，你会对我好吗？”

没想到她会在这场婚姻接受得那么快，邱生愣了会儿，给了她一道浅浅的笑容：“你会感觉到我对你的好吗？”

小鹿用力点头，虽然不太明白邱生这个很非凡的问题，但她认定自己不是没心没肺的傻瓜，有人对她好，她怎么会感觉不到。

“傻瓜。”眼看着她那副呆滞的模样，邱生不禁嗤笑，伸手掐了掐她的脸颊，“老公怎么会对老婆不好？”就怕她看不见他的好而已。

“真的？”这话听起来好肉麻哟，害得小鹿不合时宜地脸红了。

“前提是，你养我。”心情不错，邱生边整理着东西边开着玩笑。

没想到，小鹿居然很认真地考虑了会儿，表情万分纠结。想当初，年少时，她一直就盼望着有个男人可以养她，为什么现实会发生那么戏剧化的颠覆性转变。人说，钱买不到一切，原来是错的。瞧瞧，现在只要有钱，就能买到个对她好、疼她、宠她的老公。

越想小鹿越觉得无奈，最后义愤填膺地大吼了一声：“好！我养你！”

“……”邱生陷入了无边的沉默，很想用同样的气势回她一句……“养你妈的”！

小鹿顶着两只肿得好像核桃那样的眼睛，没精打采地晃进了办公室，一路上有气无力地跟同事们打着招呼。不过就经过了一个双休日而已，她却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失恋、结婚……同时发生，多么非凡的际遇啊。

“哇！你眼睛被人打啦？”前台的小八正啃着鸡蛋饼，一抬头，就见到小鹿从公司大门口走进来，猛地被她那副虚肿的尊荣吓了一跳。

“你才被人打呢，你全家都被人打！”小鹿很流利地反驳，哪有人一大早这样问好的，是嫌她还不够倒霉，非要再咒她两句吗？

“哦，是吃炸药被炸的。”小八做出一副了然的样子，看她那股子火药味，便调侃道。

“你才被炸呢，你全家都被炸！”

“喂！程小鹿，够了哦，我也是有火气的，你换句台词行不行！”

